大唐新語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唐新語

(二)

劉肅撰

大唐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口牀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尙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遂事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弟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棣棣花重發鴒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庭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而卒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陳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二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衞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具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

楊素喝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狐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坐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嘆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嶲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道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

之直門下省。龍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騎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衞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恆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

倉死於檻中天下寃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

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隋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明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嚮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季逐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弈任异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

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幷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幷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未途屯蹇。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願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

達。後各從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晙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爲義所激。必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崔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壅書旌。敬潛嘆曰。非

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舉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彦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暐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幷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

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晙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晙終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晙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晙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璟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

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幷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徙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可頓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面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七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丁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偸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緦縗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晙

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昔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

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爲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晙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貺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勇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

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

林甫陰搆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霅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筭。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構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温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勳也。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崔城。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城破。勑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寃讎。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蘭謇爲留守。輒役數百人修宮內。劉童爲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謇拒之曰。別奉

進旨。童奉之。詔決蕃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蕃已爲司農卿。知出納。蕃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蕃忠恕。劉名靈童。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爲荆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惎乎。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

夫。專愨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慚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慚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

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誡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

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

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左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鞫問。且將貰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羈絏。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祭祀。太宗特原其妻幷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

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恠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鄂金謂叔寶曰。充好爲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鑒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

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貞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爲設樂嗣貞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構廢爲庶人死於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爲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貞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庭禮儀名以定體眞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逾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逾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

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㚟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好兵以求相。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㚟黷兵。終致傾覆。時隴州獲鬬羊。因上鬬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幷害君㚟。大殺掠男女。取軍貲倉糧而去。君㚟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翟笔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㚟死之。咸如說言。

大唐新語卷之八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祀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恠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請敍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幷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

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即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幷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衞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愜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愜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愜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愜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愜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愜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

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遼東事意。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委。龐同善雖非□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侃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剪之儔。諸將夙夜小心。忠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廐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嘗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

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潼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李嗣眞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頴沙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濺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遽召嗣眞帖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眞高宗曰此人鄙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眞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顚墜吾屬無賴矣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爲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公忘載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休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鎭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

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無亦敵也.士淹因啓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語.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方蓂.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

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駪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淒響羣公望之如神僊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隣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鶱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羣閣分皎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二品院氣色

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漏州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參多世。無雙仰異材。鷹鸇同放逐。鵷鷺忝遊陪。入任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牆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闈曙色催。誰憐夕陽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眞。因詠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虛襟。君子重名義。貞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倂。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肥。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旣挺千丈榦。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

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出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宵宵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跡光西嶺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熏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賦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

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叛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尙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凄一聲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窗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屬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屬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鵲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

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摽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陳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暹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耿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晝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

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大唐新語卷之九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尙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采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衞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衞佐馮光震入

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習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官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宮。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紫。麤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況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

得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鄸侯。先儒及顏師古以口鄸爲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册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

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幷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

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爲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盈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嶲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慚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基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爲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

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敍其閥閱。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彥伯大慚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也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詎妄以賀朝庭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衞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難瘳而今味苦矣卽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庭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慚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謔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

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玆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既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東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己。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

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妳母之聲曰阿奢。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爲奢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垍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垍草詔。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元宗問曰。祿山喜乎。方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垍告之也。元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埱爲宜春郡司馬。

大唐新語卷之十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帢帽公卿則巾褐褚襦北朝雜以戎狄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卒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復巾渡河遽相倣傚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皁向後幞髮謂之幞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更類幞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

輻輳體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倫然雅有篇詠善書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頹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卽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卽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政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

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詰詞.卽尙書侍郎爲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宗卽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冪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冪羅.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冪羅始絕.開元初.宮人馬上始着胡帽.戴粧露面.士庶咸傚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蓪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衞.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下邽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幅心堕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淸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

而不能奏。國初始採埏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比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棹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棹。禮云。天子卽位爲棹。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棹。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克。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遒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及卒。有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

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楊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幷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十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爲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逐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卽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貸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准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衰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衰奏罷諸州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士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卽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衰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善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

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

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苎屬置之於路。見者皆言朱居士屬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祕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幷扶持弟子二人。幷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

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撰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縣禮致則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貴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

歲時贈束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愼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閤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貲山藪。實欲奬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

褒錫第二十三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蜂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竇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婺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數諫太子孌孌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嚙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瀘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鎭之。九徵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丘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祭。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楊班之詞采。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養。乃乘閑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爲

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蠱之變是時勅公爲證啗以右職一言刺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庭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營魂出太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飮茶製代茶餘序其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煚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册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册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縣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忌戒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閻立本寫之閻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斷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伎進身者可爲炯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浊曰公與當朝鼈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與行禮義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

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祗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庭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遇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敍。時人深賞之。

裴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拥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裴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者得不愼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入則諂諛出

則奸宄。竇官黷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聳。皆不謹愼。多作罪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顯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汚。詔劉祥道拜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嶲州。朝埜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銓宗流品之奇。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幷乳母之子五品官。

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獸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爲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鞏。識玄自以初涖。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纔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開。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幷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依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愼。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勅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欷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於代。

于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嶽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嶽州。著五君詠。述彥照曰。耿公山嶽靈。思遠神亦妙。鷙鳥峻操立。哀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繳。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踊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法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法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

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泓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謀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誡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誡愼。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終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

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竦見內人尚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市罔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瘦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由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

李勣曰。册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爲猫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猫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禳。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推問。敬宗甚急。季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

人遍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己患。訊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有枷名□□□□名見即□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衞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濟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敍冤。諾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

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卽日以衞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恆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捧者思止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

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啷啷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啷啷之聲如何分雪處之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州子景憲訴冤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愼子愼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家命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齋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參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擾

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爲此牓。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思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柬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爲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倛俛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拆。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庭側目焉。尋坐贓汚。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嘻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扳公肋。何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朱仁傑着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名將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粟強尉張懷慶好偸名士文章。

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馳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卽得亦不須道逵賞直云君家自□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平樓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結米云弭麪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遷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

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品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一雙鬍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搽早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

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例鏗忽風眩而倒鏗旣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廻倒地還如着脚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

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幷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塡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幷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飜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涂經利州。時武士彠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迍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神彩奧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汝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綱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

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廻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鄒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五殿。與學士參校曆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曆一卷。議十卷。曆成立十三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兗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太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

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甎甋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眞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偘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隅，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樧服明器，羅列千里，墳上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鄰殺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法。漢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成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罔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趍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該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字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未德其歷代王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僊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記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賀張說徐堅詔知章韋綯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謚玄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

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坐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禮。非唯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頲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王雲五主編
新學生書集成初編
大唐新語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肅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張